

三 吳 水 利 附 錄



三  
吳  
水  
利  
錄

歸有光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三吳水利錄

此據涉聞梓舊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### 三吳水利錄四卷

明歸有光撰。有光有易經淵旨。已著錄。是書大旨以治吳中之水。宜專力於松江。松江既治。則太湖之水東下。而他水不勞餘力。當時隄防廢壞。漲沙幾與崖平。水旱俱受其病。因採集前人水議之尤善者七篇。而自作水利論二篇以發明之。又以三江圖附於其後。蓋松江爲震澤尾閘。全湖之水。皆從此赴海。所謂塞則六府均其害。通則六府同其利者。前人已備言之。尋其湮塞之流。則張弼水議所謂自夏原吉濬范家浜。直接黃浦。浦勢湍急。洩水益徑。而江湖平緩。易致停淤。故黃浦之闊。漸倍於舊。吳淞狹處。僅若溝渠。其言最爲有理。有光乃概以爲湖田圍占之。故未免失於詳究。然有光居安亭。正在松江之上。故所論形勢脈絡。最爲明晰。其所云宜從其湮塞而治之。不可別求其他道者。亦確中要害。言蘇松水利者。是書固未嘗不可備考核也。

# 三吳水利錄目錄

## 第一卷

郊畝書二篇

郊喬書一篇

## 第二卷

蘇軾奏疏

單鏐書一篇

## 第三卷

周文英書一篇 附金藻論

## 第四卷

水利論二篇

禹貢三江圖

序說

三吳水利錄 目錄

松江下三江口圖

序說

松江南北岸浦

元大德開江丈尺

天順開江丈尺

續錄

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

寄王太守書

附錄

慎水利

論東南水利復沈廣文

書三吳水利錄後

### 三吳水利錄卷第一

明 吳郡 歸有光纂

夏書曰。淮海惟揚州。彭蠡既豬。陽鳥攸居。三江既入。震澤底定。周禮東南曰揚州。其山鎮曰會稽。其澤藪曰具區。其川三江。其浸五湖。世言震澤具區。今太湖也。五湖在太湖之間。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。其說如此。然不可攷也。漢司馬遷作河渠書。班固志溝洫。於東南之水略矣。自唐而後。漕輓仰給天下。經費所出。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。前史軼之。宋元以來。始有言水事者。然多命官遣吏。苟且集事。奏復之文。摭引塗說。非較然之見。今取其顯學二三家。著於篇。

#### 郊亶書二篇

天下之利。莫大於水田。水田之美。無過於蘇州。然自唐末以來。經營至今。未見其利者。其失有六。一曰蘇州東枕海。北接江。東開崑山之張浦。茜涇。七鴉三塘。而導諸海。北開常熟之許浦。白茅。二浦而導諸江。不知此五處去水皆百餘里。近三四十里。地形頗高。高者七八尺。水盛時決之。或入江海。水稍退。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。反西流。欲北導於江者。反南下。故自景祐以來。屢開之而卒無效也。二曰蘇之厭水。以其無隄防也。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隄。設官置兵以巡治之。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。何益乎。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。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。三曰書云三江既入。震澤底定。今松江在

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。崑山之下，駕新洋、小虞、大虞、朱塘、新瀆、平樂、戴墟等十餘浦是也。夫諸浦雖有決水之道，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。何則？水方汙漫，與江俱平，雖大決之隄防不立，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，增風波之洶怒耳。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。古者設望亭堰，所以禦常之水，使入太湖，不爲蘇害。謂望亭堰不當廢也。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，常之數路，望亭居其一，豈一望亭之水能爲蘇之患耶？望亭堰廢，則常被其利，蘇未必有害，存之則蘇未必利，常先被害矣。故治蘇州之水，不在望亭堰之廢否也。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，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。古之曲其江，所以激之使深也。激之既久，其曲愈甚，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，沈諫議開顧浦，謂松江之曲，若今槎浦及金竈諸浦，皆可決也。是說僅爲得之。但蘇之水與江齊平，決江之曲，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。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，謂之澤國，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，不當盡爲田也。國初之稅，纔十七八萬石，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，此障陂湖爲田之過也。是說最爲疎闊。國初逃民未復，今盡爲編戶，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。借使變湖爲田，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，乃國之利，何過之有？且今蘇州除太湖外，有常熟、昆承、二湖、崑山、陽城湖、長洲沙湖，是四湖自有定名，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，其餘若崑山之邪塘、大泗、黃瀆、夷亭、高墟、巴城、雉城、武城、夔家、江家、柏家、鰻鱖、諸瀆，及常熟之市宅、碧宅、五衢、練塘、諸村、長洲之長蕩、黃天蕩之類，皆積水不耕之田也。水深不過五尺，淺者可二三尺，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，俗謂之老岸，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

遺址在焉。其地或以城。或以家。或以宅爲名。嘗求其契券以驗。皆全稅之田也。是古之良田。而今廢之耳。已上六說。皆執一偏之論。而未能通其理也。必欲治之。常去六失。行六得。曰。辨地形高下之殊。求古人蓄泄之跡。治田有先後之宜。興役順貧富之便。取浩博之大利。舍姑息之小恩。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。曰。蘇州五縣。號爲水田。其實崑山之東。接於海之岡隴。東西僅百里。南北僅二百里。其地東高而西下。向所謂東導於海。而水反西流者是也。常熟之北。接於江之漲沙。南北七八十里。東西僅二百里。其地皆北高而南下。向所謂欲北導於江。而水反南下者是也。是二處皆謂之高田。而崑山岡身之西。抵於常州之境。僅一百五十里。常熟之南。抵於湖秀之境。僅二百里。其地低下。皆謂之水田。高田常欲水。今水乃流而不蓄。故常患旱也。唯若景祐嘉祐中。則一大熟爾。水田常患水。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。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堰身之流。故常患水也。唯若康定至和中。則一大熟爾。但水田多而高田少。水田近於城郭。人所見而稅復重。高田遠於城郭。人所不見而稅復輕。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。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。曰。今崑山之東。地名太倉。俗號堰身。堰身之東有塘。西徹松江。北通常熟。謂之橫瀝。又有小塘。或二里三里。貫橫瀝而東西流者。多謂之門。若所謂錢門。張堰門。沙堰門。吳堰。顧廟堰。下堰。李堰門。及斗門之類是也。夫南北其塘。則謂之橫瀝。東西其塘。則謂之堰門。堰門斗門。是古者堰水於堰身之東。灌溉高田。而又爲堰門者。恐水之或壅。則決之入橫瀝。所以分其流也。故堰身之東。其田尚有邱畝經界溝洫之跡。

焉。是皆古之良田。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。堰門之壞。豈非五代之季。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。此治高田之遺跡也。若夫水田之遺跡。卽今崑山之南。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。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。其浦之舊跡。闊者二十餘丈。狹者十餘丈。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基布之。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。又爲橫塘以分其勢。使水行於外。田成於內。有圩田之象焉。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。必歸於江海而後已。以是推之。則一州之田可知矣。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。今俗呼城下爲堰下。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。是則隄防既完。則水無所瀦容。設堰者。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。至和二年。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。得古閘於夷亭之側。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。及夫隄防既壞。水亂行於田間。而有所瀦容。故蘇州得以廢其堰。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。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。攘其旁以爲田。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。決其隄以爲涇。今崑山諸浦之間。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。命之爲某家涇。某家浜者。皆破古隄爲之也。浦日以壞。故水道陸而流遲。涇日以多。故田隄壞而不固。日墮月壞。遂蕩然而爲陂湖矣。此古人之跡也。今秀州濱海之地。皆有堰以蓄水。而海鹽一縣。有堰近百餘所。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。而西塘之岸。至高一丈有餘。此其遺法也。獨蘇州壞之耳。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。曰地勢之高下。旣如彼。古人之遺跡又如此。今欲先取崑山之東。常熟之北。凡所謂高田者。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漑之。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。使水周流於其間。以浸潤之。立堰門以防其壅。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。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。

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。除四湖外。一切罷去。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。循古今遺跡。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。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。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。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。塘浦闊深則水流通。而不能爲田之害也。隄岸高厚則田自固。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。然後擇江之曲者。若所謂槎浦。金龜子浦。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。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。使水不入於城。是雖有大水。不能爲蘇州之患也。如此則高低田皆利而無水旱之憂。然後倣錢氏遺法。收圖回之利。養療清之卒。更休迭役。以浚其高田之溝洫。與水田之塘浦。則百世之利也。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使。曰蘇州五縣之民。自五等已上至一等。不下十五萬戶。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。則歲約百萬夫矣。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。不下五千戶。可量其財而取之。則足以供萬夫之食。與其費矣。夫借七日之力。故不勞。量取財於富者。故不虐。以不勞不虐之役。五年而治之。何田之不可興也。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。蘇州之地。四至三百餘里。若以開方之法約之。尙可方二百餘里。爲田六同有畸。三分去一。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。其餘不下四同之地。爲三十六萬夫之田。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。常有十八萬夫之田。常出租稅也。國朝之法。一夫之田爲四十畝。出米四石。則十八萬夫之田。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。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。借使全熟。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。又況水旱蠲除者。歲常不下十餘萬石。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。是遺利不少矣。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。則三四十萬之稅可增也。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。曰是議之興。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

治一浦。或調一縣。而役一月。則民勞且怨矣。今欲盡一州之境。役五縣之民。五年而治之。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。非養民之道也。曰。向者之興役也。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。是時公私匱乏。疾病間作。故民勞且怨也。今於平歲無事之時。借力以成利。何勞怨之有。傳曰。使民以時。又曰。以佚道使民。雖勞不怨。又曰。說以使民。民忘其勞。雖至治之世。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。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。使躋於富庶。但務其姑息之末。使至於飢餓而不能相生。然後從而調之。故上乏而下益困。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。與數百里無窮之利。使公私皆獲其利。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。惜百姓七日之力耶。

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。昔禹之時。震澤爲患。東有壘阜以隔截其流。禹乃鑿斷壘阜。流爲三江。東入於海。而震澤始定。震澤雖定。於環湖之地。尙有二百餘里。可以爲田。而地皆卑下。猶在江水之下。與江湖相連。民旣不能耕殖。而水面又復平闊。足以容受震澤下流。使水勢散漫。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。其沿海之地。亦有數百里。可以爲田。而地皆高仰。反在江水之上。與江湖相遠。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漑。而地勢又多西流。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。以浸潤其地。是環湖之地。常有水患。而沿海之地。常有旱災。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。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。井之而爲田。環湖卑下之地。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。以通於江。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。以分其勢。而菑布之。有圩田之象焉。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。狹者不下二十餘丈。深者

二三丈。淺者不下一丈。且蘇州除太湖之外。江之南北。別無水源。而古人使塘浦深闊。若此者。蓋欲取土以爲隄岸。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。故塘浦因而闊深。水亦因之而流耳。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。故古者隄岸高者。須及二丈。低者亦不下一丈。借令大水之年。江湖之水。高於民田五七尺。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。故雖大水。不能入於民田也。民田既不容水。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。而江之水亦高於海。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。故三江常濇而水田常熟。其壘阜之地。亦因江水稍高。得以畎引以灌漑。此古人濇三江治低田之法也。至於沿海高仰之地。近江者。旣因江流稍高。可以畎引近海者。又有早晚兩潮。可以漑灌。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。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。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。港之闊狹與低田同。而其深往往過之。且壘阜之地。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。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。固非決水之道也。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。蓋欲畎引江海之水。周流於壘阜之地。雖大旱之歲。亦可車畎以漑田。而大水之歲。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。非專爲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。至於地勢西流之處。又設壘門斗門以瀦蓄之。是雖大旱之歲。壘阜之地。皆可耕以爲田。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。故低田常無水患。高田常無旱災。而數百里之內常獲豐熟。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。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。古人治田高下旣皆有法。方是時也。田各成圩。圩必有長。每一年或二年。率逐圩之人。修築隄防。濇治浦港。故低田之隄防常固。旱田之浦港常通也。古之田雖各成圩。然所名不同。或謂之段。或

謂之園。今崑山低田皆沈在水中。而俗呼之名。猶有野鴨段、大酒段、溝段、及和尚團、盛熟團、之類。

至錢氏有國。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。此其遺法也。洎乎年

祀綿遠。古法墮壞。其水田之隄防。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。

古者人戶各有田舍。在田圩之中。浸爲人家。欲其行舟之便。乃鑿其

圩岸以爲小溼小溪。卽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。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。涇浜既小。隄岸不高。遂至墮田圩都爲白水也。今崑山柏家壩水底之下。尙有民家階鑿之遺址。此古者民居圩中之舊蹟也。今崑山富戶。如陳順辛晏陶沈等田舍。皆在田園之中。每至大水之年。亦是外水

高於田舍數尺。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。或因人戶侵射下腳而廢其隄。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。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。並闊三二十丈。累經開淘之後。今小虞浦闊十餘丈。至和塘闊六七丈。此目所觀也。或因田主但收租課而不修隄岸。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致淪沒。田。而所納租米。亦依舊數。故租戶樂於開年淪沒也。或因決破古隄。張捕魚蝦。而漸致破損。或因邊圩之人。不肯出田與衆築岸。或因一圩雖完。傍圩無力。而連延墮壞。或因貧富同圩。而出力不齊。或因公私相吝。而因循不治。故隄防盡壞。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。每春夏之交。天雨未盈尺。湖水未漲二三尺。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。其間雖有隄岸。亦皆狹小。沈在水底。不能固田。唯大旱之歲。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堤阜之地。並皆枯旱。其隄岸方始露見。而蘇州水田。幸得一熟耳。蓋由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。低田既容水。故水與江平。江與海平。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。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。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。

臣伏觀昨來議狹汴河者。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狹。故汴河淤澱。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。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濶迅。而欲三江不淤。不可得也。

今二江已塞。而一江又淺。尙不復完隄岸。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。而使江流湍急。但恐數十年之後。松江愈塞。震澤之患。不止於蘇州而已也。此低田不治之由也。高田之廢。始由田法墮壞。民不相率以

治港浦。港浦既淺。地勢既高。沿於海者。則海潮不應。沿於江者。又因水田隄防墜壞。水得滯聚於民田之間。而江水漸低。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。至於西流之處。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。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。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。每至四五月間。春水未退。低田尙未能施工。而壩阜之田已乾枯矣。唯大水之歲。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。渰沒淨盡。則壩阜之田。幸得一大熟耳。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。不復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。此高田廢之之由也。三論自來議者。但知決水。不知治田。蓋治田者本也。本當在先。決水者末也。末當在後。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。故自景祐以來。上至朝廷之縉紳。下至農田之匹夫。謀議擘畫。三四十。年。而蘇州之田。百未治一二。此治水之失也。惟嘉祐中。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。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。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。當復修作田位。使位位相接。以禦風濤。則自無水患。若不修作塍岸。縱使決盡河水。亦無所濟。此說最爲切當。又緣當時建議之時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效。不知大段擘畫。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。更互修治。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。以辦不辦爲賞罰之格。而止令逐縣令佐。概例勸導。逐位植利人戶。一二十家。自作塍岸。各高五尺。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。蓋不能齊整。借令多出工力。則各家所收之利。不償其所費之本。兼當時都水監所立官員。賞典不重。故上下因循。未曾併聚公私之力。大段修治。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。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。以固民田。則蘇州水災。可計日而取效也。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。常率逐段人戶。各自治田。亦不曾煩費官

司而人獲其利。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。不須重煩官司也。曰。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。華亭之田地連蠓阜。無暴怒之流。浚河不過一二尺。修岸不過三五尺。而田已大稔矣。然不隄三五年間。尙又壅塞。今蘇州遠接江湖。水常暴怒。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。隄岸高者七八尺。低者不下五六尺。或用石甃。或用椿篠。或二年一治。或年年修葺。而風濤洗蕩。動有墮壞。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。或水退之後。一二年間。暫獲豐稔。蓋不可求其久遠之效。則不可得也。夫以華亭之法治蘇州之高田。則可矣。若治蘇州水田。譬之以一家之法治一國也。其規摹法度。則近之。至於措置施設之方。則小大不可同也。點黃自來人所議。欲開通諸大浦。廬瀝浦。松江諸匯。并決水入江陰軍等。亦皆治水之一說。但隄防未立。行之無功。候隄防既成之後。前項諸說。又不可不行。蓋水勢湍急。卻要諸處分減水勢。故也。臣今得窮究古人治田之本。委可施行。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。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。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。諸縣官吏乍來。條去。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。世爲農人。而備知利害也。父老之智。未必過於范仲淹。葉清臣。范仲淹。葉清臣。尙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。父老安得而知。望令臣略到司農寺。陳白。委不至有誤朝廷。候敕旨。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爲先。決水爲後。田旣先成。水亦從而可決。不過五年。而蘇州之水患息矣。然治田之法。總而論之。則瀚漫而難行。析而論之。則簡約而易治。何也。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。如前項所陳。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。東西不過一百里。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。循古人之跡。五里爲一縱浦。七里爲一橫塘。不過爲

縱浦二十餘條。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。橫塘十七條。每條長一百餘里。共計四千餘里。用夫五千人。約用二千餘萬夫。至和中。開鳳山塘。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。塘面闊六丈。底闊四丈。深四尺。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。分爲兩岸。底闊一丈四五尺。面闊四五尺。高不及六七尺。故不論二年。又至漲。故曰總而言之。則瀚漫而難行也。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。分爲五年。每年用夫四百萬。開河八百里。蘇常秀湖四州之民。不下四十萬。三分去一。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。尙有二十七萬夫。每夫一年借雇半月。計得四百餘萬夫。可開河八百里。卻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爲十縣。逐縣每年役夫四十萬。開河八十里。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。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。開河十三里有零。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。則逐縣每日止役夫二千二百人。開河一百三十二步。將二千二百人。又爲兩頭項。止役一千一百人。開河六十六步。雖縣有大小。田有廣狹。民有衆寡。及逐日所開。河溝所役。夫數多少不同。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。治田少者頭項少。雖千百項。可以一頭項盡也。臣故曰析而論之。則簡約而易治也。如此而治之。五年之內。蘇州與鄰州之水田。殆亦盡矣。塘浦既浚。隄防既成。則田之水必高於江。江之水亦高於海。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。及開盧瀝浦皆有功也。何則。江水湍流故也。江流既高。然後又窵五堰之遺址而復之。使水不入於城。是雖有大水。不能爲蘇州之患也。此治水田之大略也。昔有七堰。今復五堰者。堰。固亦舊矣。劉著作潛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。酒酣憑檻起四顧。七堰八門六十坊。是唐之世已有堰矣。至端拱二年。轉運使喬惟岳方始廢之。蓋隄防既壞。水得縱容於民田之間。水勢稍低。故可廢其堰也。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。以畎引江海之水。及設堰門。以瀦春夏之雨澤。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。